

呸！呸！呸！呸！

巨大的重低音喇叭憤然地吼叫，年輕人們在舞池中間熱烈狂舞，騷首弄姿。空氣中瀰漫着一縷縷白霧輕煙、夾雜着煙臭汗水味，也散發着毒品的味道。場內光線昏昏暗暗，射燈胡亂揮舞，看得人們也有點暈眩。爭妍鬥麗的女孩子們以 bar top 熟褲賣弄身段，臉蛋搽得紅紅綠綠各適其適。男孩子們身上掛上一串串閃爍的銀鍊，酷像耶誕樹。

這地方便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——的士高。

這裡我能鬆開懷抱，放鬆心情，盡情地狂歡一番。在這裡我認識到一大群朋友，有熟絡的、只會點頭的和不太友善的。

這裡也是孕育和混合罪惡之處。

「Hi！華哥、cat 房、password 168，『唔該』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今晚不要玩得太狂啊，有幾隻『狗』進了去。」華哥提醒我說。

一般人是要排隊購票入場的，附送兩杯無酒精飲料，但並無座位。我是從來不購票的，因為每次我們也會預訂房間。

跟門口的工作人員挺熟絡，有時不用說話，點一點頭便可進去了。跟場內的工作人員也很熟絡，好處會通風報訊，例如會否「查牌」，可有「狗仔」等，也可「簽單」呢！——「查牌」是指警察例行巡視經營牌照，也會搜查毒品、吸毒者以及未滿十八歲人士。「狗仔」是便衣警員，放蛇入場內查看是否有人吸食或售賣毒品。而「簽單」即是拿取免費食品和飲品。

「Hi Hi，long time no see！今晚有什麼『正嘢』？」我說。

「為什麼你每次都可以是最遲的？看，有福士、三角、白A，要哪種？」大毒說。

「我要一粒福士，一粒 five 仔，一包粉——等一等，有沒有『溝』cocaine？否則不要啊！」我說。

「其他地方就不清楚，我大毒就一定有，第一天認識我嗎？」大毒自大地說。

「噢！很漂亮啊，什麼時候買的？」Jessi 拿着我的手鍊邊看邊問道。

「前幾日『囉』，是尖沙咀間 Gucci 的。不要騷擾我啦，等我『食埋嘢』才講。」

「吃了你還可以說話嗎？」Jessi 輕視地說。

我迷迷糊糊間看見了 Jessi、Marko、Fion 和大毒等各人一起吸食大麻。一陣濃烈刺鼻的味道吹向我。不知是誰的聲音說：「『扯啖』吧！」我便對著他口中呼出的白煙，用鼻子吸上腦中，和他玩起「追龍」。

不知不覺間我又到了舞池，震耳欲聾的音樂使我更加暈眩，身體就像在無重狀態，隨意飄浮。頭部不自控地左右搖擺、四肢身體隨着音樂不停晃動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全身也被汗水沾濕，知覺清醒了不少。留神看一看，原來站在高台上。向上看，幾盞刺眼的射光燈無秩序地向四方照射；向下看時，許許多多毛茸茸黑色的圓點聚在一起，不斷晃動，就像黑夜中的海浪般，不知它的起浪處。

回到房中，我還未回神，Fion已不耐煩大聲地說：「很悶啊，『轉場』啦！」我也感到有些厭膩，便說：「不如唱K吧，剛剛過了五時黃金時間，況且又推出了很多不曾唱過的新歌。」大家並無異議，收拾了東西便往卡拉OK前去。

剛走出門口，因不太習慣，耳朵口隆口隆聲作響，雙腳軟而無力，幸好還未天亮，否則連雙眼也因陽光而感到刺痛。

孫燕姿《遇見》的音樂，猜拳玩骰的吵雜聲，人們的喧鬧聲等，觥籌交錯，此起彼落。

「Zoe，這是好東西呀，高純度 cocaine，少量添加雜質，很『撲倒』的。」芳芳謹慎地一再拿出藥袋說。

「有沒有『搞錯』啊？這麼晚才取出來！」我抱怨說。

「用一下腦吧，好東西當然留到最後啦！」芳芳說。

我們拿起飲管，沾上少許粉末往鼻子裏塞，再用力吸進去。我看見芳芳不斷大量大量地吸進去，便說：「你還可以嗎？不要『索』這麼多啦。」

「放心啊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頃刻間，我看見芳芳整張臉都青白一片。忽然間，她倒下來，口裏不斷流出白泡，手腳以至全身都像羊癇症般抽搐。大家變得混亂起來，直至傳來救護車的警號聲。

回到家裏已是近中午時份，還不知芳芳的情況怎樣。

太累了，便一頭倒在床上，讓整個人慢慢沉入在床褥被鋪之中。

矇矓中，在一片廣漠無垠之野，迷迷糊糊間看到一塊墓碑，刻着「鄭氏永芳之墓」。墓地的周邊種滿了鮮花綠草，蝴蝶翩翩起舞，雀鳥清脆鳴叫。

\*

\*

\*

鈴！鈴！鈴！

「喂，找誰？」我拿起聽筒說。

「今晚 Queen's F 房啊，記得不要再那麼遲啦。」

位於中環的 Queen's Disco 四周酒吧林立，那裏顧客多是白領以及外國人，狹窄的巷口常擠滿酒客，白晝平平無奇，但甫入夜便變得五光十色，霓虹燈高高懸掛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

「今次我沒遲到了吧——嘩！你一定要穿成這樣嗎？今晚好像只有十度左右。」我對Jessi說，邊玩弄她的肩帶。她穿了一件吊帶露臍背心，低腰牛仔褲，還在褲上故意擦破了數個洞。

「本小姐有的是身材，怕什麼露給人看！」Jessi自信地說，還轉了一個圈。

「我看你小心著涼才是，『有身材』！」我笑着說。

就這樣我們便嬉笑起來，並互相交換線報，如誰和誰復合，誰和誰打架，誰給誰甩了，還有那些三角糾紛，近來警察掃毒的新招以加防備等等。

「咦，為什麼不見了大毒？沒叫他嗎？」我突然發現少了一把常自吹自擂的聲音。

「他上次在Cyber『索到大晒』，剛剛遇着查牌，被差人捉去了。他真倒霉，恰恰又帶着很多『嘢』在身上，現在還在監房等上庭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」Marko毫無表情地說。

我只是搖了搖頭，並不感到驚訝，因為這種事經常發生在某些人身上。

大家又在迷幻的境地中徘徊、飄浮，大家都是享受的。當藥力慢慢消散退去時，我們也被一種突如其來的聲音驚醒。

原來是一個女子猛烈推門進來時，摔破了酒瓶的聲音。那女子我是見過的，好像叫Yen，是Marko前幾次出現時的舞伴。她兩眼發出凶光，面容憤怒，蓄勢待發，怒視着Marko與他今晚的女伴。

「Zoe，應該就快有好戲上演了。」Jessi還火上加油地說。

那個叫Yen的女子指着Marko審問：「你為什麼不聽我電話，又不找我？」再望着Marko身旁的女子說：「這是什麼人呀？你說啊！」

「唏，你究竟想怎樣呀？在這裏大吵大鬧。」Marko無奈憤怒地說。

「我想怎樣？究竟你想怎樣呀？你不要忘記我們那夜做過什麼事！」Yen氣憤地說。

「小姐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這種事你情我願，你第一日出來玩嗎？」Marko甚覺好笑。

「不會的，不會這樣的，一定是你弄到Marko這樣子！」說罷便衝向那女子。「死八婆！『搞』我男友！」Yen便掌摑她，辟啪一聲她們兩個便打起上來，摟作一團，扯頭髮，抓面，拉衫，什麼招式都展現在我們面前。

Marko大聲咆哮：「你兩個停手！不知所謂！」便出手拉開她們，並且推了她們出房門口。「要打出去打，不要阻我玩，『搞串晒』個party！」

「Marko，為什麼你經常都弄成這樣？上次那兩個甚至打到上差館呢。」我甚不解地說。

「你以為我想這樣的？」Marko無奈地說。

Jessi 望着 Marko 落井下石地說：「不想要的就收斂一下，不要經常『搞三搞四』，一時甲一時乙。」

「原來有人知道這樣是不對的啊？Jessi 有口話人，不知有沒有留口檢討一下自己呢？」我打趣說。

眾人一起哄笑起來。

\*

\*

\*

「看看，這件泳衣美麗嗎？Dior 的。」我一邊照着鏡子一邊說。「很久都不曾遊船河啦，上一次好似是四年多前了，剛剛認識你那次，時間真是過得快啊！」我說。

Jessi 若有所思般。

「Zoe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說啊。」Jessi 吞吞吐吐地說。

「我真的喜歡了一個人啊，很久都未曾試過啦，但是他就好似以前的我，一點都不在乎不認真，我好辛苦啊。原來當你喜歡一個人，但那人的態度疑幻似真時，是這樣辛苦的，我終於明白我以前那些男朋友的感覺啦。」Jessi 懊惱感嘆地說。

「哇哈哈，終於都有報應啦！我一定要將這件事公諸於世，等大家都笑一下也好啊！」我大笑。

「是不是這麼『八婆』啊？一告訴你就傳開去，正一『筭箕口』。」Jessi 埋怨說。

「傻婆，說說罷了，不能玩嗎？」我笑說。

一踏出船艙，抬頭便看見蔚藍色的天空，每呼吸一口空氣都是清新的，海水碧綠清澈，陽光並不強烈，落在身上只感到一陣溫暖。風和日麗，清風陣陣送來，雖然在炎炎的夏日，但並不感到酷熱難耐。得到天公造美，選擇了這天出海簡直是我們的運氣。

大毒在眾人中站在小台階上大聲地說：「Everybody！現在宣佈海上迷幻 party 正式開始，所有貨品無限量供應，男女一拍即合就入房。」

「Yeah！」眾人高呼。派對就在這歡呼聲中，正式開始。

海上派對好玩之處便是無須擔心警察查牌，更可以吸食不同軟性毒品後，跳進水中，在迷幻的感覺下自由暢泳，以及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，如水上電單車等。

\*

\*

\*

凌晨時份，電話鈴聲響個不停，我萬分不情願地從睡夢中回到現實，想着一定要痛罵那個不知趣者，擾人清夢，實在討厭。

「喂，誰啊？你有沒有家教呀？半夜三更打給人，失眠『啲』幾粒安眠藥啦！」我暴躁地說。

「麻煩找陳素怡小姐——這是灣仔警署打來的，你認識李慧詩嗎？」那人說。

「是 Jessi Li 嗎？」我說，整個人立即完全清醒，不知 Jessi 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是，沒錯。我姓黃，是CID。李慧詩剛在大約一小時前跳樓身亡，在她身邊發現了一封遺書，信封上寫着你的名字，是給你的。你現在可否過來差館一趟？」那位黃Sir說。

我緩緩掛上電話，來不及反應回答那位警員，也思考不到什麼東西，腦裏一片空白，只感到臉上一股暖流從眼眶流下，呆滯地跌坐在梳化中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直至電話鈴聲再度響起，原來是那位警員催促我。我慢慢地倒了杯冰水喝下喚醒自己，然後才更衣出門。

(Jessi 的遺書)

Zoe :

千萬不要以為我是為情而死，雖然是有點不甘，但也未至於此。至於那個人隨便他怎樣想好了，我已經不在乎。

我記得我們是在 party 上認識的，我們很合得來，逐漸我們便常結伴去 party。雖然我們經常見面，但大多只是出來玩耍，而真正坐下來吃飯聊天，一隻手的手指也能數得出。其實不只我倆，大家都是這樣。

前些日子，我感到鼻子和一些骨頭不適，便前往看醫生。報告說我的骨骼很多地方都穿了洞。醫生說因為我常吸食可卡因，鼻軟骨幾乎全部都給侵蝕掉了。

驀地，我回想以往，但翻尋找遍所有記憶也並無記錄，究竟這麼多年來我做過些什麼呢？

希望我離去之後，你們能夠成為真真正正互相關心對方的朋友，而並不只是酒肉朋友。芳芳的事已給了我們一個警告，但我們並未因此遠離它，現在我衷心勸你戒甩毒品。

我們常抱怨這個世界，說它欠了我們這我們那，究竟我們真正欠缺的又是什麼呢？

Jessi

\*

\*

\*

星期天我約了大家一起上茶樓飲茶。我們都對 Jessi 的死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與遺憾。我們終於坐在一起，不是在的士高，也沒有毒品作伴。我敘述 Jessi 遺書的內容，大家也有些感悟，逐漸我們談起來，說出自己所遇到的困擾和近況等。

其實大家都以毒品來逃避問題。Jessi 讓我們明白到用毒品追求一刻的快感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。雖然這麼個年紀才明白，但希望不會太遲吧。

我們閒時也會相約出來吃飯聊天，尋回一些不用倚靠毒品而找到快樂的方法。

Jessi，多謝你。你永遠也是我們的摯友，我們思念你。

你說我們不知道欠缺了什麼，我想是——知足吧。

**教師回饋：** 文句爽快簡潔，對話如出其口，語氣活潑自然，敘事具體細緻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有如見其人的效果。流連舞池的濫藥女孩，令人想起從前《獅子山下》、《星期二檔案》那類紀實式的節目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**賞析與思考：** 浪子回頭，盪洗鉛華抖擻上路時，添了的是歉疚還是風霜？

